

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攷

陳寅恪

壹

寅恪前數年曾據宋書梁 柳元景傳及新唐書梁 拾上 宗室世系表，推證李唐爲李初古拔之後裔，刊載本集刊第三本第一分。自信或不致甚遠於事實。然竊疑昔人應有論及之者，但以寅恪之孤陋寡聞，迄今尚未發見。夫昔人讀史，其精審百倍於寅恪，縱爲時代所限，不敢議及李唐先世問題，而柳元景傳疑竇甚多，豈能一無所覺。若得知前賢偶然隨筆，間接涉及此點者，亦可引以相助，爲淺學臆說之旁證，不亦善乎？今歲偶繙盧文弨讀史札記劉世珩樞齋叢刊南史柳元景傳條云：

南史柳元景傳殊不成文。如以爲後人轉寫譌落，則可。若出延壽所刪，此手何可作史？書北侵事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書龐法起軍去弘農城五里，便訕然而止。若得弘農可不書，則此去弘農之語亦屬孤贅。又云：魏城臨河爲固，特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云云中間脫去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衆二萬度嶠來救一段，則所云待者，不知何指，豈以延壽而如此憤憤乎？

寅恪案全部南史何以獨柳元景一傳 殊不成文？何以柳元景全傳獨書北侵一事 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李延壽作史必不如此憤憤，盧氏於此致疑，誠有特識。但若以爲由於後人轉寫譌落，則後人轉寫之時，於全部南史何以獨於柳元景一傳，而於柳元景全傳何以獨於北侵一事，譌落若是之多且甚乎？是真事理

之不可通，而別有其故，斷可知矣。蓋李氏作南史時，其柳元景傳本據宋書柳元景傳。其書北侵事必與宋書相同，悉載李初古拔父子被擒殺之始末。宋書梁梁柳元景傳云：「生擒李初古拔父子二人。又云：「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德，古拔子也。」南史參攷柳元景傳適將此節刪去。逮書成以後，奏聞之際，或行世之時，忽發覺李初古拔即當代皇室之祖先，故急遽抽削，以避忌諱，而事出倉卒，自不及重修，復無暇詳改，遂留此罅穴疵病，如抱經先生所槌發者也。至於抽削南史柳元景傳者是否即延壽本身，抑出於其子孫或他人之手？其事既難確知，亦無關宏旨，姑不深考。僅著李初古拔父子事蹟所以不見於南北史之故，魏書陸壹薛安都傳記李拔即李初古拔事而南史肆拾北史參攷薛安都傳亦俱不載。並足以證鄙說雖甚創，而實不誣也。世有謂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中「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之語乃宋人臆增者，請以此質之。

周書肆明帝紀北史攷周本紀同。云：

二年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隋書參攷經籍志史部譜系類序云：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

寅恪案，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其由趙郡改稱隴西，即所謂「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鄙說於此似皆一一證實矣！考據之業其舊文新說若是之符合無間者，或不多見，茲特標出，敬求疑難鄙說者教正。總之，寅恪之設此假說，意不僅在解決李唐氏族問題，凡北朝隋唐史事與此有關者，俱欲依之以爲推證，以其所繫者至廣且鉅，故時歷數載，文成萬言，有誤必改，無證不從，庶幾因此得以漸近事理之真相，儻更承博識通人之訓誨，尤所欣幸也。

叁

武曌爲吾國歷史之怪傑，其先世事跡實無可考，其母系則寅恪曾於武曌與佛教一文中略言之矣。載本集刊第五本第壹叁柒至壹肆柒頁。至其父武士護舊唐書伍捌新唐書貳百陸外戚傳皆有其傳，而其起家之始末皆不能詳。僅載其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此舊傳之文，新傳亦同。而已。又舊傳論曰：

武士護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手，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據此，足證史臣當日作士護傳時雖知許敬宗所作之原本不可徵信，但亦無他書可據，以資補充。即宋子京重修唐書，於士護傳悉同舊書，僅文詞有刪易，而事跡則無所增補。然則史跡久晦，殆真不可考矣。惟太平廣記壹叁柒徵應門武士護條，引太原事跡云：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曹從入關，故鄉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護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據談愷本。

又分門古今類事壹伍士護叢林條據十萬卷樓叢書本。亦引太原事跡，語句與太平廣記微有不同。如廣記之士護讀書林下，則作士護會林下，及廣記之士護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則作士護自言枯木成林，似較今本廣記爲明瞭易解也。考新唐書伍捌藝文志乙部史錄地理類載有李璋太原事跡記十四卷，當即太平廣記及分門古今類事之所從出。其書所載枯木成林事固妄誕不足置信，然必出於當日地方鄉土之傳述，而士護之初本以鬻材致富，因是交結權貴，則似非全無根據。隋書叁煬帝紀北史壹貳同。云：

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尙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

又同書肆觀德王雄傳附弟達傳北史陸楊紹傳附子達傳同。云：

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

寅恪案，隋室文煬二帝之世皆有鉅大工程，而煬帝尤好興土木，士彥值此時勢，故能以鬻材，致鉅富。其爲投機善賈之流，蓋可知也。武曌之母卽達之女。見拙著武曌與佛教所引史料。士彥之娶曌母疑在唐武德時，但其所以與楊氏通婚殆由達屢次參豫隋世營建工事，士彥以鬻材之故，特相習近，迨達死隋亡，而士彥變爲新貴，遂娶其家女歟？此雖揣測之說，未得確證，然於武曌父系先世之事蹟卽士彥所以起家之由，實可藉此殘闕之史料窺見一二，以前人尙未有言及者，遂爲申論之如此。

肆

拙著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一文其論李虎追封唐國公之時謂在周初受魏禪之際。見本集刊第五本第一七七頁。蓋據冊府元龜壹帝王部帝系門所載

（太祖景皇帝虎）封趙郡公，徙封隴西公，周受魏禪，錄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國公，

之語。其實誤會史文也。考周書伍武帝紀上云

（保定）四年九月丁巳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若千鳳爲徐國公。

又同書壹柒若千惠傳 北史陸伍若千惠傳略同。

子鳳嗣。保定四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又通鑑壹陸玖陳紀云：

（天嘉）五年九月丁巳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昞爲唐公，大馭中大夫長樂公若千鳳爲徐公。昞虎之子，鳳惠之子也。

據此，則李虎之追封唐國公實在保定四年，上距周初受魏禪之時，已八年矣。故拙著前文所摭論者，皆應依此改計。特著於此，以正其誤，兼識疏忽之過云爾。